



HAIYAN LEE

[美] 李海燕 著  
修佳明 译

# 心灵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 革命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

梁外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R** EVOLUTION

**O** 心灵革命  
OF THE  
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

[美] 李海燕著 修佳明译

**中** EART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436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灵革命 / (美) 李海燕著; 修佳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7  
(先声文丛)

ISBN 978-7-301-29468-0

I. ①心… II. ①李… ②修… III. ①爱情-研究 IV. ①C9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7963 号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1950 by Haiyan Lee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7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书 名	心灵革命 XINLING GEMING
著作责任者	(美) 李海燕 著 修佳明 译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46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ofabook@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0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12.375 印张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l o v e

l o v e

l o v e



## 致 谢

我对于“爱情”这一话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在康奈尔大学上过的一节研究生讨论课，那门课由保罗·索耶（Paul Sawyer）开设，讨论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散文。我在完成一篇关于乔治·艾略特与同情之力的论文时，反复出现的似曾相识感让我意识到，类似的题目也可以在现代中国文学上一试，只不过规模要扩大很多。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我便沉浸于一个似乎在不断深化和扩大的主题之中，探测了诸多岔路，并推动着它的边界向外延伸。重读中国文学的经典、详审20世纪早期的书籍和报刊、广泛参考论述爱情和相关主题的学术著作、自学新的概念和分析模式，这些就是我在推进这个题目时所做的基本工作，一个脚印接着一个脚印，从笔记到论文到成书。但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关键动力，却来自于我从自己的研究生导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家人那里得到的指导与支持。

我在知识上受到的最大恩惠来自于我的研究生导师和一生的朋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是他在年复一年不断地刺激着我对于知识的好奇心和对于新观念、新方法的渴求。他用心阅读我的论文和书的样章，并以敏锐的分析和理论视野从头至尾影响了这本书的完成。在修改阶段，白露（Tani Barlow）、保罗·费斯塔、约翰·菲茨杰拉德、慕唯仁（Viren Murthy）和威廉·谢弗（William Schaefer）也阅读了手稿的部分章节，并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评论和建议。我还要感谢邓腾克、冯珠娣、葛小伟、耿德华、胡志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尼尔·萨迦马诺（Neil Saccamano）、酒井直树、保罗·索耶、提莫西·韦斯顿（Timothy Weston）和叶婷对我的帮助，以及康奈尔人文科学学会系列座谈会、康奈尔比较文学系列研讨会、伯克利东亚研究所系列研讨会和费正清中心

与赖世和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情绪”工作坊的组织者和与会人员，我曾在这些会议上发表过本书的部分内容。最后，我要把最多的感谢献给柏右铭（Yomi Braester）和王斑，他们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通读了全部手稿，并向我提出了中肯而富有建设性的全面的反馈意见，对于推动我扩展自己的对话、精炼自己的观点、收紧自己的论述，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为我在北京和上海的最初阶段研究提供了基金支持。后续的研究和写作是在康奈尔人文科学学会安德鲁·W.梅隆博士后奖学金和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研究与创造性工作委员会提供的青年教师发展奖金的支持下完成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穆里尔·贝尔（Muriel Bell）、克里斯滕·奥斯特（Kristen Oster）和朱迪斯·希巴德（Judith Hibbard）有力地帮助我克服了修改和手稿筹备最后阶段的困难，令这项工程得以圆满完成。科罗拉多大学的尤金·M.凯登奖（Eugene M. Kayden Prize）委员会将2005年的奖项授予我的手稿，并提供了一笔慷慨的奖金，帮助支付了出版费用。本书第六章的早期版本曾以“同情、虚伪和中国性的创伤”为题发表于《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04年第16期。我要感谢编辑邓腾克允许我修改此文并收入本书。

对于情感的研究已超过十年，这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受到来自大洋两岸的家人给予我的那种支持的本性与广大。特别是我的公公和婆婆，保罗·E.费斯塔和玛丽·露·费斯塔，他们赐予我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在我漂泊的学术道路上搭建了难以言表的温馨港湾。最最重要的是，我要带着爱情、谦卑与感激，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丈夫——也是这本书写作的同伴、共同创意者与批评者——保罗·费斯塔，献给我们共同拥有的珍贵生活。

李海燕

2006年8月

于科罗拉多波尔得市

## 文献缩写

- ADT 张竞生编：《爱情定则讨论集》，上海：美德书店，1928年。
- CC Arthur Smith. 1894.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leming H. Revell. ds Yuan Jing (Yuan Ching) and Kong Jue (Kung Chueh). 1958. *Daughters and sons*. Translated by Sidney Shapiro.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EYZ 文康：《儿女英雄传》，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
- FXQ 潘光旦：《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收入《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GL 洪瑞钊：《革命与恋爱》，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
- GQY 陈铨：《革命的前一幕》，收入《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孔范令编），济南：明天出版社，1990年。
- IMW Ding Ling. 1989. *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Edited by Tani E. Barlow and Gary J. Bjorge. Boston: Beacon Press.
- LD Han Shaogong. 1995. The leader's demise. In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Joseph S. M. Lau and Howard Goldblat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X Lu Xun. 1977. *Lu Hsün: Selected stories*. Translated by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New York: Norton.
- S Feng Yuanjun. 1998. Separation. In *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An anthology of women's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dited by Amy D. Dooling and Kristina M. Torge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K Yu Dafu. 1981. Sinking. In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ited by Joseph S. M.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R Wu Jianren. 1995. *The sea of regret: Two turn-of-the-century Chinese romantic novels*. Translated by Patrick Han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SX 施蛰存：《石秀之恋》，收入《石秀之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 WM Shi Nai'an. 1993. *Outlaws of the marsh* [aka The water margin]. Translated by Sidney Shapiro. 3 vol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 ZFL 王平陵：《中国妇女的恋爱观》，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

# 目 录

致 谢 / i

文献缩写 / iii

导 言 与爱何干? / 1

情感的话语：一则概观 / 4

感觉的结构 / 8

关于术语的说明 / 21

第一章 “情教” / 25

儒家的感觉结构 / 26

“情”：由“诚”至“真” / 39

作为儒家浪漫思想的儿女英雄 / 52

第二章 美德情感 / 62

作为贞节的美德 / 63

新小说，新社会 / 78

爱与献身 / 85

第一部分  
儒家的感觉结构

第二部分  
启蒙的感觉结构

第三章 浪漫主义的时代 / 101

“伟大的爱情” / 103

我爱，故我在 / 112

成为娜拉，还是不成为娜拉 / 119

性契约 / 127

偷情 / 135

第四章 爱情的微观政治学 / 150

爱情的法则 / 151

卷入丑闻的女性 / 162

监管的话语 / 166

儒家礼教在理性时代的修订 / 178

自由的窘境 / 184

性的激进主义 / 190

第五章 性的历史认识论 / 199

接受诊断的女诗人 / 203

为恶妇正名 / 213

被肢解的屠夫 / 219

第三部分  
革命的感觉结构

第六章 民族同情的问题 / 235

同情与国民性 / 236

“虚伪”的发明 / 255

爱与共同体 / 265

第七章 心灵的革命 / 272

一种文学公式的诞生 / 273

补充的逻辑 / 282

革命的双人舞 / 300

社会主义的情绪语法 / 305

结 论 现代性的内部冲突 / 318

“心灵的母语” / 318

仪式与真实性 / 321

注 释 / 330

参考文献 / 351

索 引 / 369

译后记 / 388

刘铁云（刘鹗，1857—1909）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创作的通俗游幕小说《老残游记》（1906—1907）素来被视为社会批评小说之一种，而在其书的自叙中却专门围绕“哭泣”一事展开详述，不免令人费解：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咷。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作者笔名〕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老残游记》自叙）

在评述刘鹗这篇自叙之前，我想先谈一谈人类学家苏拉米兹·波特（Sulamith Potter）论述乡土中国情绪（emotion）<sup>①</sup>文化建构的一篇文章。在该篇文章中，波特将中西方的情况作了对比，认为情绪在西方社会中有着优越的地位；而在中国，情绪则是一种去价值化的社会力量。波特不

---

① 本书中 emotion 译作情绪，sentiment 译作情感，以示区别。因为中西对于人类心理结构的划分范畴并不能一一对应，虽然 emotion 译作情绪不尽符合汉语行文，但为与 sentiment 能区别开，译者也只能权且为之。全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作者注则放在书末，后边不再说明。

乏反思性地提醒我们，情绪作为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合法基础，是“我们”认识情绪时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一。西方人相信，社会关系以情绪为基础得以建立与维系，任何一种没有以情绪真实性为根基的关系，都贫乏无力，而终将消解。因此，西方人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努力，发起、维护并加强彼此间的情绪纽带，对个人感觉的表达与表现予以高度重视。治疗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便是这种倾向的一种典型体现，它的特点是持续而广泛地关注心理过程，对其“必须加以定义、解释、表达、分析、理解和利用”（1988，184）。感觉的表达被我们视为用以建立并更新社会关系的工具。诚与真的文化准则，让人们有必要使自己的内在生活与外在的社会秩序的要求保持一致，否则会被他人视为虚伪（另见阿布－卢赫德，1986；鲁兹和阿布－卢赫德，1990；桑内特，1992）。

反观中国文化，波特认为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的社会秩序并非建立在个人情绪生活的基础之上。她承认，中国人拥有丰富的情绪生活（emotional life），而且情绪与社会经验之间也的确存在某种联系。但关键在于，在中国，情绪并没有被视为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生活现象，人们也不认为其有创造、保持、伤害或摧毁社会关系的能力。换言之，情绪经验没有产生形式化的社会影响。因此，中国的情绪更应站在“眨眼”（twitch）的层面上进行理解，而非“挤眼”（wink）的层面（波特在这里借用了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术语）。由此可得出一条重要的推论，即“诚”并不涉及内在感觉，而只要求对礼仪的恪守践行。于是，正当的社会行为只需符合一套在文化中共享的表达与行为准则即可，并不一定要与内在感觉保持一致（波特，1988）。

下面，让我们回到《老残游记》。作者在自叙中详述“哭泣”，实属一种古怪的选择，而评论家们为此提出，在一个国难当头、社会动荡的时代，一位良知未泯的学者完全有理由感到悲伤。这种解释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却遮蔽了作者在哭泣与人性之间建立的根本联系。刘铁云所持之言，正是波特所认为的中国未有之义，即：情感（sentiment）在人类身份

与群体的定义中占据的中心地位。我们拥有一种天生的能力，可以通过哭泣这一行为，来表达痛苦、悲伤与折磨；刘鹗正是用此种能力来衡量人性的概念。情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它将一切人性置于平等的地位之上，而不论其社会与政治上的分隔。它是人类在争取终极平等之时永远可以诉诸的最小公分母。与此同时，情感又重新划定了社会等级与社会区隔，为规范人类社会的秩序设立了一种新的原则：感觉强度的大小与感觉真实性的程度高低。于是，一个人哭泣得越多，其人性便越伟大。又因为哭泣与“际遇之顺逆不与焉”，所以即便一个快乐的人在一个快乐的时代过着快乐的生活，他或她仍然必须以哭泣来证明自己拥有“灵性”，也就是人性。

波特所持之论，基于她在乡民之间展开的田野调查，无论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还是以民族志的视角观察，均有立足不稳之处。她所谓“[在中国社会]没有一种把社会结构建立在情绪纽带之上的文化思想”（1988，185），不仅抹杀了在帝国晚期（明清）兴起的活跃的情教（the cult of *qing*），还忽略了在20世纪发生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变，情绪（或爱）由此成为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关键词。波特将中国人的情绪生活简化为一系列的肌肉抽搐，即“眨眼”；在“情”的本土话语和舶来的浪漫主义知识相遇之际，刘铁云的这篇自叙，正可提供一例绝佳的反证。而且刘鹗的情感哲学，也只是中国多元、异质、扩散性的情感话语之一种，这套话语存在于大量广泛的文本之中，围绕着爱、感觉、欲望、同情等话题展开讨论，这也正是本书的主要论题。

我在本篇导言的开端，并置了一位小说家对泪水之力量的热情洋溢的赞美和一位人类学家对中国乡民情绪生活状态与地位的反思性观察，实无意于论证二者孰是孰非，而是意在突出并强调一种现代性的根本转变：以表达情绪的术语重新定义个人身份与社会性的概念，换言之，即以情绪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从此种意图出发，波特对于中国乡民情绪文化建构的诸般见解，仍不失其有效性与重要性，因为她提醒我们，

爱的问题，在今人看来是如此的熟悉与自然，但实际上却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她的见解还促进了对一种文化语境的定义，必须在最为密切的层面上理解与评说现代中国文学，也包括现代性的进程。

### 情感的话语：一则概观

从晚清民国（1890—1900年代）到五四及“后五四”时期（1920—1940年代），情感的话语一直在文学与通俗文化的领域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在晚清，在写情小说、林纾（1852—1924）翻译的域外小说（林译小说）、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sup>[1]</sup>和五四及“后五四”时期的浪漫派作品里，情感同时在主题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彰显其身。情感的理念是帝国晚期“情教”概念演变而来的，随着20世纪初浪漫主义自由恋爱的理想和弗洛伊德性欲理论的输入，经历了一次复杂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以碰撞、盗用、压制为标志，在社会、文化、政治发生改革与革命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同重议并再造个人身份与群体的方式捆绑在一起。

20世纪初，伴随着通俗出版物的惊人崛起，情感第一次成为一种文学类型自觉使用的标签——即情感小说。其先驱者吴趼人（吴沃尧，1866—1910）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以谴责小说闻名于世。吴趼人于1906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恨海》与林译经典《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成为通俗爱情小说文体的奠基性文本。世人称此类小说为鸳鸯蝴蝶派小说（鸳蝴小说），而对其影响力与读者群的认真评述，则直至近年才开始出现。徐枕亚（1889—1937）的风行之作《玉梨魂》（1914）标示着鸳蝴小说达到了顶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以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各自写就的爱情长篇和短篇小说始终不辍，挤占着小说月报、文学副刊、娱乐杂志乃至政治日报上的文字空间。

情感小说排山倒海式地登场，当然躲不过在当时刚刚完成专业化的知识分子们的法眼。他们在同样的印刷媒介上，就情感小说的技法与社会功



用性发表了一番居高临下的高谈阔论。

五四运动虽然未能撼动鸳鸯派的市场地位（实际上，后者对于读者群体的牢牢把握，始终是令五四作家与知识分子感到挫败、愤恨的因素之一），却在文化领域内将鸳鸯派及其关于情感的诗学一并推入了边缘地带。与鸳鸯派将情感渲染为一种美德不同，五四一代主张将“爱情”视为自由、独立、平等的象征。胡适（1891—1962）的独幕剧《终身大事》（1919）为“自由恋爱”（free love）的五四式表达设定了一个基调，将其呈现为一场发生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封建与启蒙、虚伪与真实、迟暮与青春之间的战争。冯沅君（1900—1974）和丁玲（1904—1986）等女性作家，对恋爱中的年轻女性展开描写，鲜明而生动地刻画她们的激情、热忱与反叛的勇气，并凭此声名鹊起，享誉全国。灌注在五四小说中的感觉强度，在一种新式散文中得以爆发，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腐朽与虚伪展开了炽烈的攻伐。

在五四反传统精神的驱动下，1920年代早期成为自由恋爱的鼎盛时期。短篇小说与散文如恒河沙数，大举鞭挞专制的家庭制度和对女性的压迫，并争取更大的个人自主与自由。然而，到了1920年代晚期和1930年代，自由恋爱同时遭受两个阵营的发难：激进主义阵营批判其布尔乔亚式的局限性，保守主义阵营则谴责其对社会道德和婚姻家庭制度的腐蚀。与此同时，一场围绕爱情、婚姻与性进行讨论的社会论争，以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论文的形式展开，形成了一次名副其实的爆发。在此，恋爱或多或少地卸掉了它在过去几十年中承受的道德负重，进入到日常生活现象领域。求爱以及夫妻之爱的技术，已可在《恋爱ABC》一类的指导手册中习得。同样是在这一时期，性跳出了浪漫爱的影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话题，也变成了激进主义的表达工具。尽管有一小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把性奉为实现普世解放的一种途径，但越来越多的声音都出面谴责自由恋爱/自由性爱对社会风俗和国家大计造成的恶劣影响。政治理论家们更是大声疾呼，提出为了把全副身心毫无保留地献给国家，恋爱的法则必须